

A decorative border made of stylized leaves and flowers surrounds the text. The border is thicker at the top and bottom, with a central circular motif at the bottom center.

文憑

俄國丹青科著

茅盾譯

現代書局印行

1932

文憑

1

三四個同學和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兩位姑娘，到來給安娜·底摩維芙娜送行。她非常地感動了。她很想要熱烈地謝謝她的新朋友們，但是恐怕談吐“不文雅”和說錯了話語，所以耐住了。壓制着她的粗直，只吐露幾句再三斟酌過的短語，而今已變為她的第二天性。她永遠不曾猜想到這特性，那是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人們稱為“圓滑周到”的，竟使她在那些有教養的年青姑娘們看來更加覺得可愛。

在這尼可萊夫斯基路線的終端驛站的月臺上，萬般是靜肅的。客車幾乎全是三等車。有一輛

頭二等混合車，一半漆成深藍色，而另一半則是肉桂色；一輛二等“特別”車，全體是肉桂色；其餘的車輛就都是長長的淺綠色的傢伙，車窗很小。

尼可萊夫斯基路線上的一切客車中，這裏的是最肅靜的了。就爲的這緣故，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人們勸安娜·底摩維芙娜到這裏來乘車。

“人們旅行全是不慌不忙的，都是慢吞吞地準備好了的！”日前，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二小姐是這麼告訴她的；“他們不嚷，一點兒也不騷亂……”

月臺上只偶爾回響着腳步聲。搬運夫是幾乎一個也不見。制服，以及——一般地說來——任何公務人員式的面孔也是看不到的。只是遠遠地，很遠遠地在前方，正當搬運行李的大篷車旁邊，閃出了副站長的紅色帽沿。車掌們靜靜地站在列車旁邊。機關車的不停止的喘息以及間或發出來的什麼人聲，在清新的晨氣中呼應地響着。

招呼旅客們進車廂的第二次號鐘叮噠地響了起來的時候，月臺上稀稀落落的幾個人形也就移動了。安娜·底摩維芙娜被各式各樣的祝福的話語所包圍，她和她的女友們一一交換着懇切的接吻。

“那——那——不要忘記了我們呀，”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的 大小姐說。“寫信來告訴我們一切事情——你怎樣辦妥了你的大事，怎樣布置一切。”

“你說那裏話呀，奈特支達·伊伐諾夫娜喲！直到我死的一天，我記着你的好處呢。是你抬舉我成一個人。”

“千萬要寫信來呀，”那位二小姐加着說。“可不是？說不定我們將來還要聚首呢。”

“我一定寫信，什麼都告訴你們。”

和同學的 作別是 毋須那樣 費苦心 推敲語句了，然而也許是更親熱些。

“總總感謝不盡呀，”安娜·底摩維芙娜對每個同學說。

“上帝給你一切的福佑！”

“你多麼有福氣呀，回轉到你的家鄉去了，”一位說。

“和你們做伴，也是幸福呢，”安娜·底摩維芙娜回答，“我真想留在這裏一百年喲！”

從車窗內，她柔媚地對着她的朋友們點頭，而且努力要把她們的臉相深印在她的記憶裏。她們是靠車子站着，而因為談話已是不可能，覺得頗難受。

終於第三次鐘聲響出來了，車務管理員吹了叫子，機關車又應和地叫了一聲，那列車就開始移動了。當列車鑽出了驛站而且在明輝的陽光下那充滿了崇高的建築物的廣大空間展佈在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眼前時，她低聲自語道：

“分別了呀，彼得堡！總得過了許多的時光我

們纔又相見呢——也許是永遠不再見呢。”

約半晌，她覺得眼前霍霍地閃過了一些高房子的陰暗的側牆，從底下到頂端，這側牆都被從煙突裏出來的煤煙所染污。長列的工廠房屋看見了，然後又不看見了。廣幅的煙煤掛在空中。雖然是明耀的有太陽的早晨，然而城區的遠處卻包着一層薄霧。這裏那裏，跳出了發光的教堂高塔的尖頂。近處一些教堂的塗金的圓屋頂閃閃地耀明。有時候，這城區的全景突然躲到一排的貨車後面去了，只在貨車的空隙還漏閃一些。於是在安娜·底摩維芙娜的眼前跳出巨大的文字和圖形，那是她所不能索解的。但這些貨車立即也就不見了，仍是那城區的全廣袤在她面前擴展着。

安娜·底摩維芙娜站在車窗前許多時候。她要以後永遠記得此時她所看見的一切。她要仔細地眺望一下這個曾經住過首尾剛滿兩年的“近海的地方”，但是更遠些的區域是被煙霧所隱蔽的

了，她甚至於不能夠正確地把握着她的方向。她所能做到的，只是把眼光跟住了一排很像醫院又像貧民院的單層的木房子，——俄而又是一些工廠，每個廠場繞着木柵，中間是成排的茅屋，——俄而又是在墳園，隱藏在小羣的樹木中，雖然那些樹木並不矮小，可是看來總覺得湫隘卑瑣。而在這時間，那城區總是一點兒一點兒縮小，並且更分明地轉向左方了。

列車在到達第一站以前，似乎有過兩次的幾乎要停住。安娜·底摩維芙娜記得那第一站是叫做“庫爾比諾”。不知道爲什麼，彼得堡的人們的談話很少提到這第一站，甚至不會比莫斯科多提到些，在彼得堡，是把莫斯科算作鄉下的。

這時正是六月初，這一系列客車是在竭力履行着消夏旅行列車的職務。沿途經過的驛站沒有一個不停留。避暑的別莊從濃綠中探伸出來——是一些有天窗的單層建築，構造的式樣並不見得多

大高明。彎曲的小徑，從那些房子引到驛站。處處可以看到每日的忙碌的開始。小車急急忙忙地在趕路，鐵道線上是無盡端的絡繹不絕的工人……

是將身邊事料理一下的時候了，安娜·底摩維芙娜向周圍看一下。她是坐在車廂的最末端的一個坐位上。這長形的三等車是半空的，所以這全部的坐位可以由她支配。安娜·底摩維芙娜想，或者這就是一個吉兆。她有一個迷信的觀念，以為假使她是能夠萬事順利的話，則即使瑣細的事項也會預示“她的福氣的方向”。

坐在她前面的，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老者，“看來像是商人，”她心裏估定了。是一個小身材的瘦人，灰色的絡鬚子，打烏帽覆到眼上，倚在手杖上坐着。坐在他旁邊的，是他的兒子或姪兒，很鄉氣地穿着一身商人的長袍。這個年青人有着一半煩悶一半渴睡的表情。

安娜·底摩維芙娜向自己的坐位下望了一眼

——不過要看看她那隻小而舊可是最上等皮革和做工的旅行皮包是否好好兒在着。坐位的角隅放着她的雜物袋，也是熟皮的，綑着革帶。雜物袋口探出一個豔色的很俗氣的靠枕。一隻籃，顯然是裝着食物的，完成了她的行李的全部。

她第二次企圖放下那車窗來。先時尚未開車時，她曾經試要開牠過。那窗還是不動。

“彼得，幫忙一下！”那老者對那位年青人說。

年青人很神氣地離了坐位而且稍稍撥弄一下以後就把窗放下了。

“放肆了，”他說，回到他的坐位上。

“多謝，多謝。還是在彼得堡時我已經試過一回，可是我不能開牠。”

她探頭到窗外去，然而她立即感到很想談談。她正在一種那麼樣溫柔的心理狀態，極盼望暢談一番，而且覺得一切人都是和善可親的。那老者卻先開口了：

“那隻小皮箱看來倒是一件傢伙呢。是在舊貨店裏買來的罷？”他對着那皮箱所在的她的座位下點頭。

“那一個？這麼？不是。這原是我自己的。”

“價錢不小罷？這是外國貨。上等的貨色呢。”

“我不知道牠的價錢。你看，這本來屬於一位紳士的……路遠着呢，遠在南方呀。”

“哦——哦。”

映着眼睛，他釘住了安娜·底摩維芙娜看，顯然是在那裏忖量“她到底是什麼路數。”

要決定這一點，看來他是未必辦得到。安娜·底摩維芙娜顯然是將近三十歲的人了。她的健康的元氣充盛的風采使她見得還要年青些。但是總不能說她連三十也不到。她的裝扮並非很簡樸，然而又不像是貴婦人。她戴着帽子的。她坐的是三等車，可是有一口貴重的皮箱，雖然已經是舊的了。那老頭兒如果不是看到有人送她，而且她怎樣和

她們接吻握手作別，那麼他就要斷定她是“闊人家裏”的女僕吧。

“你是走遠路的麼？”他問。

“遠着呢。要到蒲爾塔伐省。”

她慢慢地說，實際上是在竭力要把每個字的發音讀得極正確，但是她的南方人的口音太強了，不能不使人覺得。她把“guberniiu”這字內的“g”音唸成了“h”音，那就是小俄羅斯人所特有，而不是俄國話發音所有的了。

“是從那邊來的罷？”他用了半詢問的口氣說。

“是呀。可是怎地？你看得出麼？”

“聽得出來的。”

“你說的蠻對，我改不掉嚟。可是我一向用了苦工夫在改的呢，”她說，微微一笑，“是呀，你知道麼，在這裏彼得堡，我的口音是‘不很正確’，可是在莫斯科的人們便以為是‘全都不對’的呢。”

“你不是說莫斯科人的口音和我們不同罷？”

“是不同的。舉一個例，pervy 這字你怎樣唸的？”

“pervy,” 老頭兒照樣唸着。

“正是這麼的。但是莫斯科人唸 per'vy, 將那 'r' 音唸成軟音了。再拏 krov 這個字來說。在彼得堡和我們家鄉，都唸成 krof, 但在莫斯科呀，正確地，唸成了 krov 的。”

“那是更正確，是不是？”

“更正確。”

“而且寫的是軟音的半母音在末尾的，” 那年青人插進來說。

安娜·底摩維芙娜回想起一年前在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裏怎樣地談話的題目轉到了南部的方言，那時她第一次到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家，而且那時這樣的研究於她是極新奇的。現在她自喜尚未忘記；她非常渴望着要把兩年來的所聞所見全都

保存在記憶裏……

“因此結論是我們應該唸爲‘per……’你怎麼唸的？”

“per’vy？”

“那也是更正確的罷？”

充滿了好奇心，那年青人狡猾地等候着他的鄰人的回答。他自己也記不真究竟這裏是否有一個“軟音的半母音。”

“不是，此刻我們的唸法是更正確的—— per-vy。”

青年人微微頷首。“啊，我早就知道了。”老頭兒緊揪着他。

“這麼說，末尾是沒有軟音的半母音了罷？”

“那是當然的了。”對手回答。

“開小鋪子的小商人呢，”是安娜·底摩維芙娜心裏的批判。

“冒昧得很，請問兩位是做生意的罷？”她探問

了。

“我們是做買賣的，”老頭兒回答。“我們是木業。”

“你們旅行到遠方麼？”

“過一下兒，我們就要下車的。我們的小買賣就在那邊。你呢，自然，莫斯科過去還有許多路程罷？”

“呵，我的路遠着呢，莫斯科過去還有一千里。”

“啊！”

“哦。”

“自然你要在莫斯科休息一下了罷？”

“不，沒有休息給我的。我有要事。”

她幾幾乎加着說“我的孩子們住在遠遠的那邊，”但是她頓住了。要是這麼說，那老頭兒一定會問“那自然是結婚過了罷？”而她也就不得不非是撒謊便要將自己生活的祕密洩示給他了。紅暈升

上了她的面頰，她不安地移動着身體，可是新的勇氣到她身上：“這立即將告一結束！”

“這麼你是趕急地要回到你的家鄉了呀？請問你有什麼貴幹？”

“我是一個醫師的助手。我剛剛考取了充當醫師的助手和 accoucheuse（產科女醫）了。”

那老頭兒很有些懷疑地看着她。

“那個，自然，是產婆了，是不是？”

“是的，也叫做產婆，一個科學的產婆，隨便你叫什麼。”她微笑着。她突然變成高興起來了。

“哦——哦。送你上車的你的朋友們——大概她們，比方說，和你是同樣一類的了？”

“有幾個是的。可是其中的兩位……也許你已經留意到——就是站得稍稍靠左手一邊的兩位？”

“留意到的。”

“是的。她們是樞密大臣斯泰芙洛考夫斯基將軍的女兒。你不曾聽得過這個名字麼？

“我沒有聽說過。”

“一個女兒，那位大小姐，是女醫生。你懂得麼？”

“我懂得。就是郎中生意。”

“是的。有醫生的一切職權。一位極有教養的年青的姑娘。另一位呢，是在一個市立圖書館內做監督。也是受過高等教育的。”

“她們後來怎樣呢？”

安娜·底摩維芙娜跟着把這問句唸了一遍，傾身向前，想要聽得更些。

“哦，這個，似乎我聽你說過她們是一位將軍的女兒，你不是說過的麼？”

“是的。而且她們的父親還在，住在他自己家裏，而且有好位置。”

“那，正是這麼着。所以跟着要問，這兩位年青姑娘要職業來幹麼？難道她們不能夠在法律範圍以內得到快樂麼？”